

Vertaler Chinees: Wen ZHANG

Auteur: Tamara Bos

Titel: Kapsalon Romy (若米发廊)

Blz. 121-136

## 第 23 章

### 讨厌的疗养院

外婆住在卫德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个经常来发廊讨香烟的玛丽也住在那一家疗养院。其实外婆早就排在等候名单上了的，加上之前她离家走失了一次，就得到了优先安排。也不是马上就能入住，但那儿腾出来的第一个空房就安排给了她。

复活节的时候外婆搬进去了。走廊里都挂着彩蛋和小鸡的装饰。看起来挺温馨的。

那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疗养院。饭厅的墙上还画了一幅美丽的画儿，上面有沙滩有大海。妈妈觉得这挺奇怪的，在（没有大海的）东部城市的疗养院墙壁上画一片大海，不过我觉得这幅画很好看，外婆也觉得好看。我们送她来这儿的第二天我就看出来。她一来就去看这幅大海，根本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楼上看她的新家。好像她还没有明白她真的要住在这里了。

外婆的小公寓在三层。不大，但是风景很好，可以眺望吕特尔的大片草地。仔细看，还能看见教堂的钟楼。在那对面就是外婆（以前）的发廊了。

这房子有一个小客厅，一个小厨房，一个放了一张单人床的卧室，还有一个带厕所的浴室。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这里面可以绕个圈走完整个房子。从客厅走到厨房，从厨房走到浴室，从浴室走到卧室，然后又回到客厅。

外婆来这儿的第二天，那是四月份的时候，她说这地方太小了。她说，这个单人床怎么也容不下我们三个人的。她以为我们大家都住这儿。等到我跟妈妈要回家而她不回的时候，她才发现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一个很和善的护工，乔治（他一直说“我可以照顾您”，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很亲切），在电梯口拦住了外婆。当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瞧见了她眼中的惶恐。电梯带着我和妈妈“嗖”的下去了，外婆却留在那儿。她根本就不能离开，因为电梯要用一种特别的钥匙才能打开使用。实际上，外婆就被关在了三楼。

妈妈松了一口气，因为现在有人可以很好地照顾外婆了。她说，这样对外婆更好，但我觉得这样对她自己更好。她不懂应该怎么样与这个新外婆相处，她只看到她的健忘和糊涂。我在卫德苑发觉外婆有时候很快乐，她也更愿意与别人拥抱了。尽管她经常不能平静下来。她说她要离开这里。说她的顾客在等她，说她要下楼去开店

门。她根本就不能下楼，因为她不知道怎么使用电梯，而且楼梯口的门是上了锁的。然后她（当然）就会生气，叫喊着说这样下去她的店就要破产了。那种情况下，我只好跟她说，发廊已经关闭了，接着她就会哭，好像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这是我觉得最糟糕的，每次她都哭得那么伤心，而发廊其实已经正式停业了好几个月了。

这也让我觉得很伤心，我试着和妈妈谈这个事情，但每次都谈不下去。我俩常常会争吵起来。我跟爸爸也不是经常见面。我对他说过，我不要那个共同抚养权，因为我不想一会儿住吕特尔，一会儿住赫鲁汀。我的生活就在这里。我要照顾外婆。照顾麻仔。

麻仔在范井先生家住得挺舒适的，但我还是每周一次过去给它梳理毛发。我很喜欢给它梳毛，我想它应该也喜欢。它好聪明，每次看见我拿了个猫毛刷子过来，就立刻躺下来。

通常我都会从外婆的发廊走过。一开始我都会往里面看看，但现在不再看了。一个里面没人的店铺，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样，镜子，椅子，柜台，就是没人在。特别是外婆不在。

所以每当我走过发廊时，宁愿看向另一边。

范井把麻仔照顾得很好，有点太好了。他会从市场上买小鲱鱼给它吃。今天他又从肉店买了香肠喂它。麻仔特别享受这一切，从它圆滚滚的肚子上就看得出来。范井问外婆怎么样了。他总是这样，问起外婆，但是他从来没有去看过她。

“为什么您自己不去问她呢？”我说。“她那儿允许接待访客的。”

“是，是，”范井说道。从他的声音上我可以听得出来，他有点不自在。我跟他说明，虽然这事看起来很艰难，但其实还好。外婆有时候不认识我了，但有时候突然间又记起我来了。我还说，她还是那个丝婷·拉斯穆森，她也跟每个人说她是理发师。最后那句话让范井笑起来了。我不是很确定外婆喜不喜欢我去她那儿（我想应该是喜欢的）。但我是因为我自己喜欢才去看望她的。范井听了点点头。我真希望他也赶紧去一趟。

好像麻仔不怎么思念外婆。我觉得做猫真是幸福，可以快速适应新的环境，忘记以前的生活。这一点人就做不到了。甚至外婆——一个脑子变得不怎么灵光的人——都做不到。她确实忘记了很多事情，可是她知道哪里有些不对劲儿，她知道以前曾经有过另一种生活，这使她坐立不安。

我也经常会想起从前。我不去想那时外婆还完全是她本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并没有经常在一起做什么。那时，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联系，并不多。我会想起在这之后的时光，那是艾敏走了以后我和外婆一起在发廊里的一段时光。在那个“丝婷发廊”，那个以后会改名为“若米发廊”的理发店里。

现在我去看望外婆，会感觉很自在。以前我俩从不知道应该跟对方说些什么。后来就好多了，尤其是外婆经常讲她小时候的事情，讲她怎样爱上了外公的事情。

如今我俩谈得不多了，要么就谈一些简单的事情。假如外婆一直询问同样的事，或者不记得某些事，妈妈就会显得很烦躁。对我而言，再讲一遍同样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能坐在沙发上紧紧依偎在外婆身边，然后她把我拉得再靠紧一点，我就很满足了。那样我俩就都感觉很幸福，哪怕不说话也幸福。

## 第 24 章

### 迷路

有件事我搞不明白。住在卫德苑里的都是老年人，住三楼的都是患失智症的人。住四楼的是那些完全不记得任何事情的人，讨香烟的玛丽就住那里。但是住在三楼的人都是些有时会迷路的人（就像我外婆一样）。不只是脑子迷糊了，实际生活当中也迷路。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房间的门都做得完全一样。进了走廊，两边各有六扇一模一样的门。如果走到拐角处，又是一条走廊，还是一模一样的门。当然那些人就找不到自己的房间了呀。已经有几次了，我放学后去卫德苑，发现外婆不在她的房间里。今天又不在。

乔治，外婆的那位个人护工（但同时也是另外五个人的，所以还是蛮多的）说她一整个上午都坐立不安，说她现在在这个护理区转悠呢。

我在三楼的走廊里找，最后在楼的另一头的休闲区入口找到了她。见到我她很高兴（其实她每次都是的），我看得出来，她认出我了，但是叫不出我的名字。

“姑娘？”外婆问。“姑娘，你知道我住哪里吗？”

我把外婆带到她自己的走廊，就是拐角处有一盆巨大的绿色植物的地方。她现在好像又记起来了，至少，她步伐坚定地走向第一扇门。我跟她讲，她的房间是再远一点的那个，她不相信。她坚信自己就住这里，毫不犹豫地推开门，然后在门口跟房间

里一位坐轮椅的老太太大眼瞪小眼僵在那儿。那位老太太受了惊吓，开始尖声大叫。那大叫声把外婆又给吓了一大跳。

一位护工寻着叫声跑来了，她去安慰那位受惊吓的老太太。我呢，就带了外婆回了她自己的小公寓。可是一进门，她就摇头。

“不对，”她坚定地说。“这间不是。我不是住这儿的。”

“是的，外婆，”我说着，并指了指我和妈妈的照片。

“你看，这是玛格，这是我，若米。”

外婆摇摇头。这些她都不认得。我后来指着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她才好像认出来了一些。

“丝婷·拉斯穆森，”她说。

“丝婷·拉斯穆森，海方十齐，勒兹比。”

我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在网上找了一些丹麦的图片和照片打印了出来。我们家里没有打印机，我在妈妈工作的地方，雄恩的办公室打印的。我说是为了交学习上的一个报告，他就允许了。

我跟外婆把那些图片剪好，贴在了她房间的门上。看起来很美观，而且特别实用。现在立即就能看见这是她的房间了。乔治觉得这个主意很棒，他说也许所有的房门都应该这样。我说，他可以免费使用我的这个创意。他听了之后笑了，可是我是认真的呢。

乔治对外婆特别好。他来自另一个国家，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但应该是中东的一个地方。黎巴嫩或者叙利亚什么的。他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外婆觉得超级好看。她经常摸他的头发，还说，她很想在她的发廊里给他理一次发。其实，她希望给疗养院的每一个人都剪头发。

卫德苑的大多数员工都知道外婆以前有一个发廊。当外婆有点迷糊的时候，或者不愿意或不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乔治就会岔开话题说，你曾经是理发师吧。有一次我正好也在，那时外婆会眼神犀利地盯着他说：“先生，我不是‘曾经是’，我现在依然还是理发师！”

我知道外婆搬家的时候，带上了她的那套理发剪。当初我剪贴门上的图片时就用过，但是我不知道她也拿这剪头发。这是范井告诉我的。他（一开始不敢，）犹豫了

好久以后，去看望外婆了。但是他要排队等候，因为前面还有“两位顾客”。那两人乖巧地坐在她的客厅沙发上等着。她刚开始没有认出他来，后来当她开始为他理发的时候，她突然好像有点认出他了。

我感觉外婆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我想错了。

## 第 25 章

### 还能继续这样下去吗

我有一点内疚。其实，不止一点点，是非常内疚。最近几个星期我几乎都没去看外婆。那几天天气很好，又是国王节，我还去泰丝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另外，我们在下课以后还跟八年级的男生一起去了公园玩。这段时间我都没有去外婆那儿。我真的以为她现在住在卫德苑一切都挺好的。

一个周四放学以后，我终于又去的时候，乔治站在三楼的服务台后面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他说拉斯穆森女士在她的房间里。

“外婆？”我一边推开外婆的房门一边喊。没有回应。她在不在啊？或许又出去转悠了？

我在门后的拐角处那里看了一眼，看见外婆穿戴整齐地躺在床上。她卷缩着双腿朝里躺着。

“外婆，你睡了吗？”我轻声说着走向床边。接着我俯身查看她是否睡着了，可是她并没有睡着。看见我她还笑了。

她坐起身来，我才发现她穿了一条不是她自己的裙子。

“哎，你。”她说着又躺了下去。名字她真的记不住了。

“这件连衣裙哪来的？”我问。

“连衣裙？”她说，好像是人生第一次说这个词。

“是，连衣裙，”我说，并抓了抓裙子的布。

外婆盯着看，但是她不知道连衣裙是什么。更不知道这是件别人的连衣裙。外婆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她总是很在乎她的外表。漂亮的衣服，整齐的头，擦亮了鞋子，涂了指甲油的手指，这些都是她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我在她身边躺下，她握住我的手。我看见她的手指甲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涂了。之前的红色指甲油已经剥落了一半。我暗自决定，等一下就帮她涂指甲油。

就这样我们靠在一起躺着，突然，我听见了她的啜泣声。这声音跟以前我们告诉她发廊已经关门时她的愤怒的哭喊声很不一样。我看见了她那滑落脸颊的一滴眼泪。

“你不开心吗？”我问。

外婆摇了摇头。

“没有，”她说，“为什么不开心？”

她把眼角的泪水擦干。

“没什么不开心的事。”

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过她的脸颊。她在这一波新涌出来的眼泪中又笑起来了。可是我笑不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糟糕了。

到了晚上帮妈妈准备晚餐---意面---的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件事。意面倒不难做，我有罐头里现成的酱。最麻烦的是面条。因为我一直在想着外婆的事情，一不小心把面条煮糊了。

等妈妈下班一回家，我就告诉了她外婆的情况有多严重。我提到她的哭泣声，那件奇怪的裙子，她大白天的躺床上，还有我自己的悲伤。我看得出来，妈妈听了也很难受。

她叹了一口气，出神地盯着前方看。为什么她不说话呢？

“真的，妈妈，糟糕透了。”

妈妈点点头。“我知道，”她说，“我也很伤心。所以我没办法经常去看她。”

接着她也突然哭了起来。

搞得好像是全国哭泣日一样。等一下我也要哭了。

我把手放在妈妈的背上轻轻抚摸。

“你知道我觉得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她啜泣着说。“外婆一直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她以前忙得从来没有时间。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发廊和顾客上。从没精力管我或者管你。”

“现在有了呀...”我安慰她说。“她现在有全部的时间。”

通常我是很会安慰人的，可今天不行。

妈妈哭得越来越大声了。

“可是她现在都不认得我是谁了，”她低声哭泣着。

我摇了摇头。外婆一定还认得妈妈的。

“她只是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说，“但她真的还是知道你是她女儿的。”

妈妈用手背抹了一下脸颊。

“我不知道，”她说。“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吃晚饭的时候，我还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外婆从没时间放在她身上。我觉得外婆最近这段时间倒还是有时间给我的。

“外婆有跟我一起玩的，”我说。

“是吗？”她问。

我点点头。自从离婚以后，妈妈再也没有和我一起玩了。她总是要上班，不然就是觉得很累。

“我想，今年我跟外婆玩的时间比跟你还多。”我小心翼翼地说。

我不应该说这话的。

“根本不可能，”妈妈说。

可是这是事实。妈妈知道我说的没错，所以她生气了。

我俩继续安静地吃意面。这个意面实在是一点儿滋味也没有。

当夜深人静，我们都早已躺在床上时，我被尖锐刺耳的铃声吵醒了。很快我就听出是电话铃声。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可是到了走廊看见妈妈的动作比我还快。她已经接起了电话，当她看见我站在门口时，她做手势让我回床上。我进到房间，可还是在门口站住了。我想知道是谁半夜打电话给我们。我竖起耳朵听，因为妈妈压低了声音。可是显然有什么事激怒了她，因为她开始提高音量。

“我明白她是糊涂了，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你们给她打针，让她动不了！”

我吓了一跳。外婆已经糊涂到她们要给她强制打针的地步了？

“我就来，”妈妈说，“对，现在马上！”

我又走到走廊那儿。

“妈？外婆出事了吗？”

妈妈点点头。“我现在去一趟。没事的。”

“到底什么事？”我问。

“去睡觉，若米，”妈妈说着就走了。



果然出事了吧。我就知道不对劲儿。

外婆的情况那么差，我怎么还能睡得着呢？

妈妈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有点微微亮了。

我“噌”地从床上蹦起来，飞快地跑向客厅。妈妈刚在沙发上坐定。

“你怎么没睡？”妈妈恼火地说。

“因为我想知道外婆怎么了，”我也有点恼火地回答。这情绪是不由自主的冒出来的。

妈妈叹了口气。她目光投向大腿上的理发剪套装。

“外婆出事了吗？”我问。

“出大事了，”妈妈说。“昨晚我一到，就从老远的地方听到她的喊叫声。她一定要坐电梯下楼。”

“为了去开店门，”我说。

妈妈点点头。“她拿那把最大的剪刀威胁乔治。”

“真的吗？”

妈妈点点头。我几乎都不能相信。外婆是很喜欢乔治的。

“她伤到了他，”妈妈继续说。“他的小臂被划伤了。”

“你看！”我喊道。“你看看，那个疗养院对她根本就不好！”

“那我们该怎么办，若米？”妈妈绝望地说。“我们该怎么办？！”

“带她离开那里！她可以跟我们一起住的。我们地方够大。”

“那样不行，若米，”妈妈说。

“那样行的，”我说。“只要你愿意！”

妈妈摇了摇头。我变得越来越激动。

“只要你愿意，什么都行的，”我喊道。“可是你不愿意。你不想外婆住在这里，因为你觉得她麻烦。”

“若米！”

妈妈现在也恼怒了。从她紧绷着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太生气了，还是继续大喊大叫。

“她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造成的！”

妈妈一眼不眨地盯着我。

我必须停止喊叫，不然她会暴跳如雷。

我踏着重重的脚步回了自己的房间，摔上了门。

过了好久，我“砰砰”跳的心才平复下来。我躺在床上，想要让呼吸恢复正常。可是当你生气的时候，这点很难做到。同时我脑子里也一团乱麻。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而且，我真的觉得在卫德苑住下去对外婆不好。自从她住那儿，她的状况越来越糟糕。

妈妈敲了敲门。

“我上班去了，”她说。“我们今晚再谈。”

我什么也没说。我气还没消呢。